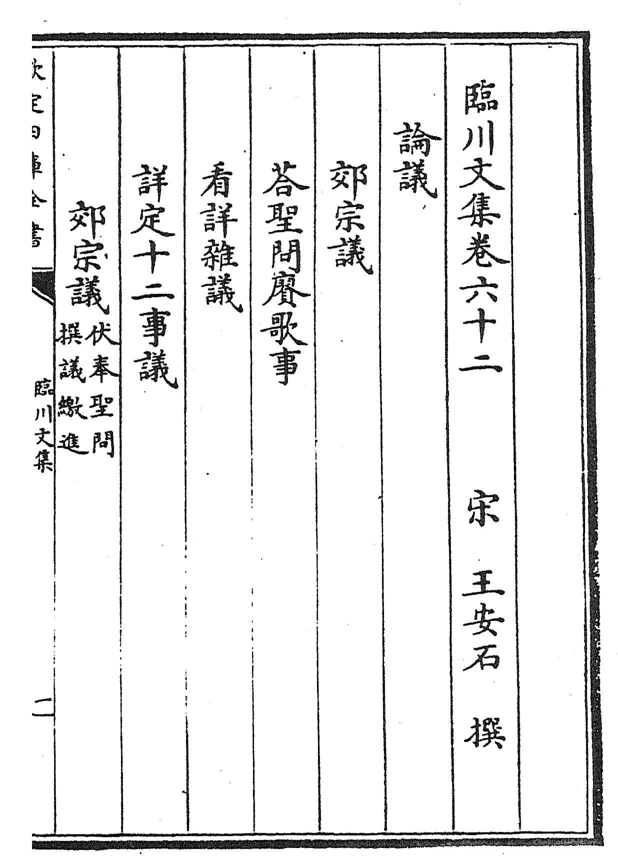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堂

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

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為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辠皆天命也人君能

勑正則治不能勑正則亂所以勑之不可以無其為一也然為於可為之時則治為於不可為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為難當於其易為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為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

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為法以示人者當所為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為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盖憲者為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為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為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為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為不善人臣無敢為不善事

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

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熈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憧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

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令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

行者也

議曰内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勲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勲官散官當其有辠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令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為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勲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為人榮辱利害為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

若令内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别乎又其禄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為令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撿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為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武王克商庶士倍禄盖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耻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耻其原亦多出於禄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為前資未至困乏

令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為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辠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

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畢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御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内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内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關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荊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荊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

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為發運而已廢之不為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

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
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
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
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
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為
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
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
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

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令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内制但用如張師顔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内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

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閼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網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

提舉百司於内制但為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宫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宫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宂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宂費則宫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盖

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户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

舉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為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

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為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為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為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

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為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為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為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

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為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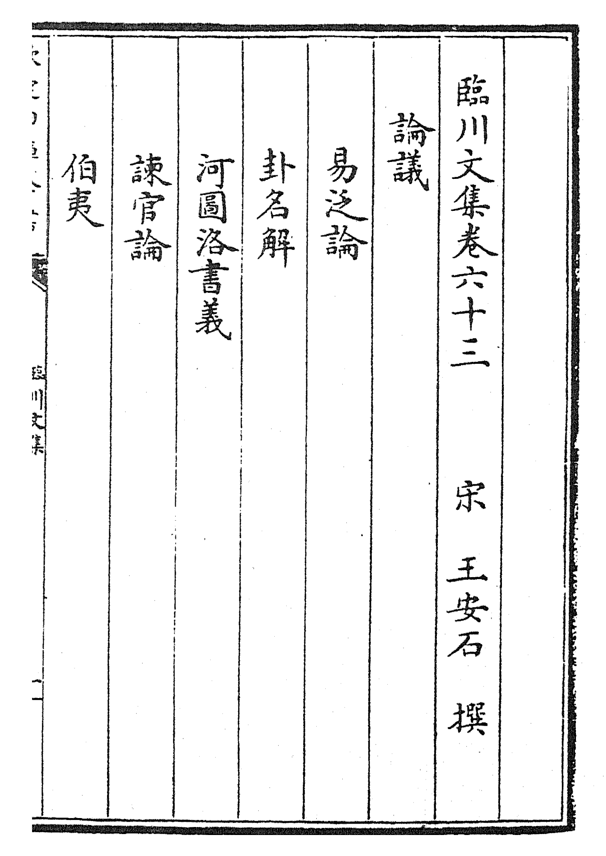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别分職任差遣

為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録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比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為一任通判人縁審官院見今員多

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為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為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為

臨川文集卷六十二



臨川文集卷六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

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豶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汙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忘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兕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凴以為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為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

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匡圓虛以谷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

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發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氷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頄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腓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

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坐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為在上也負塗以塗為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

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内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静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與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

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為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鼿硊柔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

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
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
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
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
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
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
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
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

扞矣墉扞外以保内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戸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説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為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内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

近則王母為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袽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為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茀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

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

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

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内故為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感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為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恒姤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

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文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

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為噬嗑嗑者有閒

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尉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兊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為既濟澤

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

止之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内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説所以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隂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為艮内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兊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

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

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

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儫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

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

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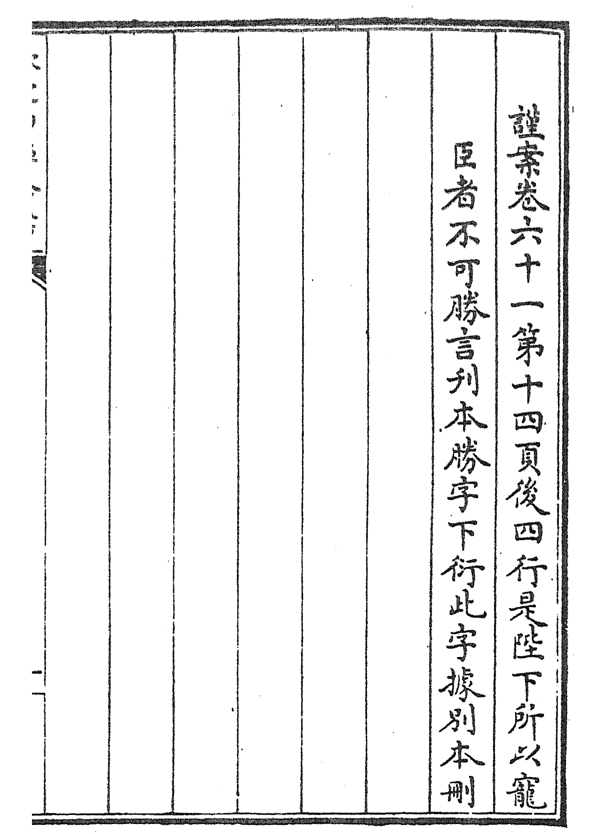
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
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
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
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
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
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
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
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

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盖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濵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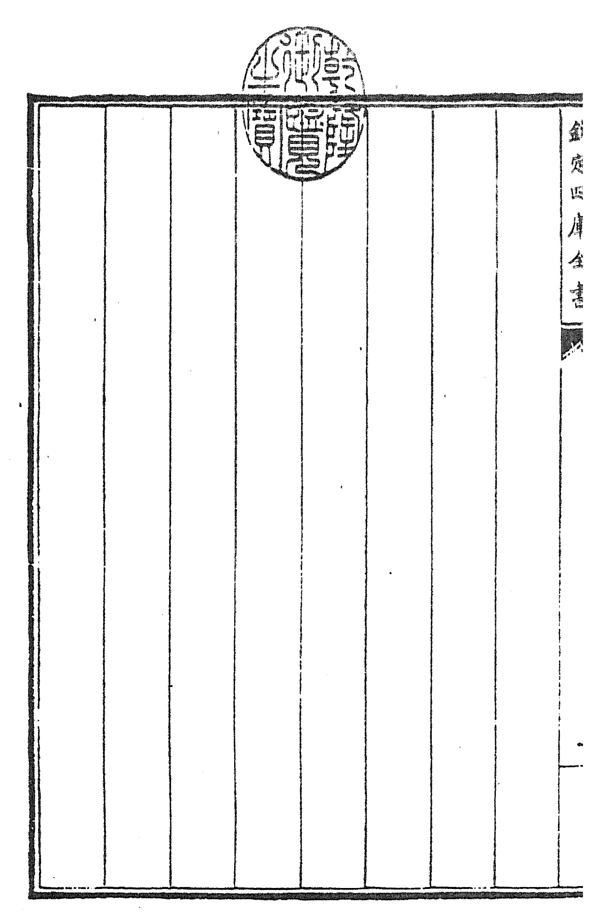
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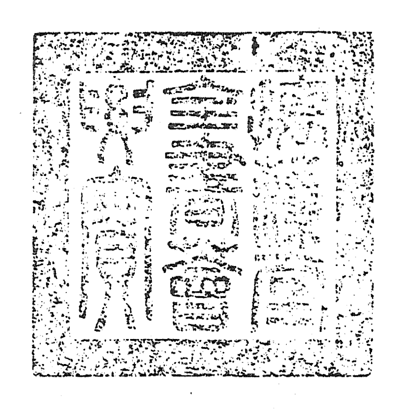
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臨川文集卷六十三



謹案卷六十一第十四頁後四行是陛下所以寵
臣者不可勝言刋本勝字下衍此字據別本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四 六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六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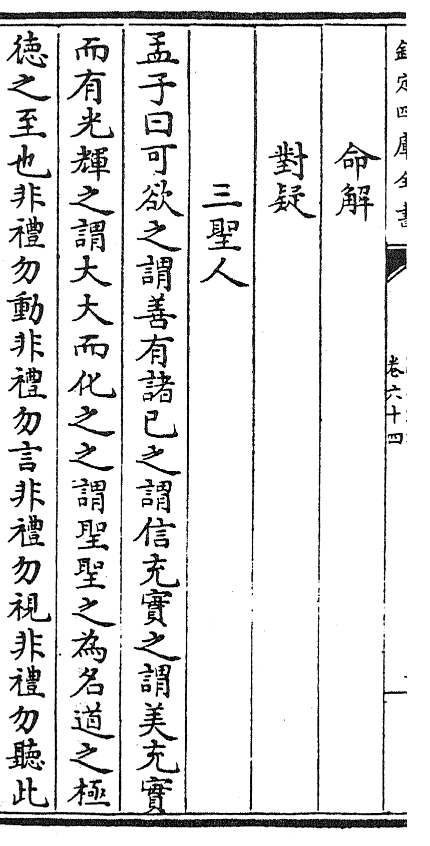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

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

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

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

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茍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

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

請舉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敎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

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

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

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説齊以伐吴説吴以救魯復説越復説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

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禄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

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

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
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
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
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
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
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
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
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

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臯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

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

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

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

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

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

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

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葢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

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為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

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

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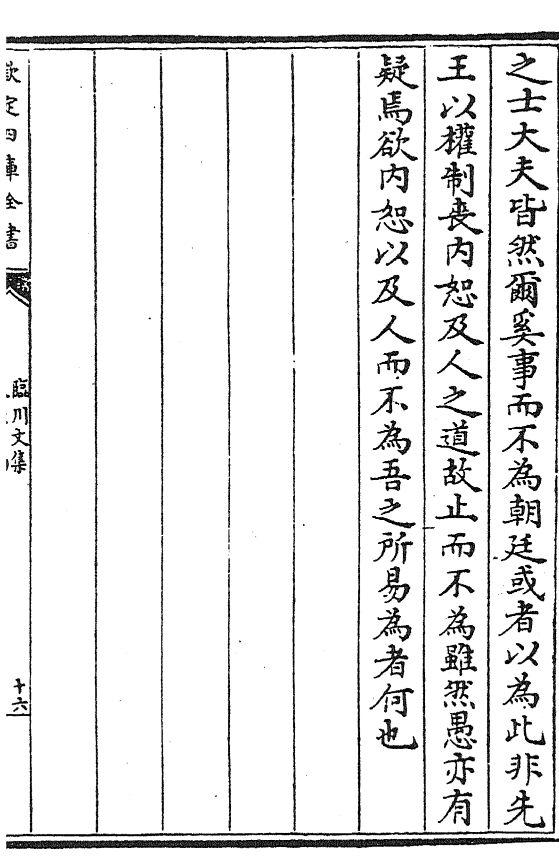
巳亥勑書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内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

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為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為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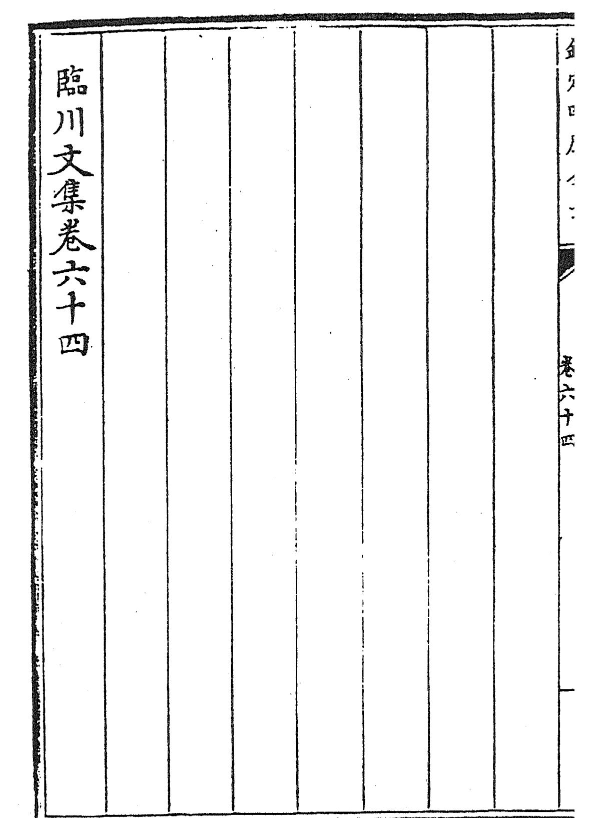
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為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誋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

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
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
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為之憂此
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
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
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
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
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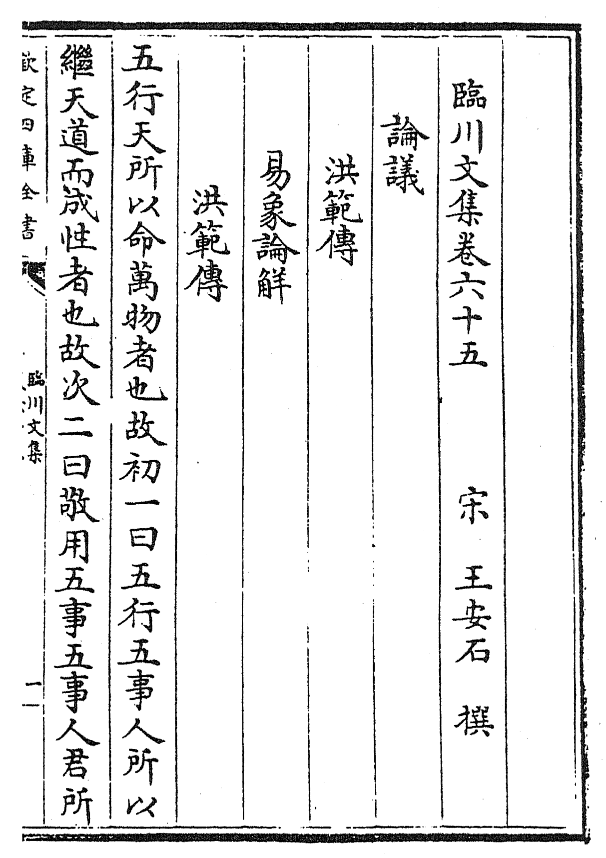
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為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為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為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



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為朝廷或者以為此非先王以權制丧内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為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内恕以及人而不為吾之所易為者何也



臨川文集卷六十四



臨川文集卷六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觧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

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
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為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
歷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
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
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趨時趨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
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
三德以趨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
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

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為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内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

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為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為

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為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

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

為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為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

生燥燥生金金者隂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隂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隂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為稼斂之而為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隂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

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烝木温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園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為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

熯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為熱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鋭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橈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

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

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為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

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歷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歷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

舜所以同律度量衡恊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為中而已盖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

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為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為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

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為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為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𥠖廢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

也者衆之所以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為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偽則為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偽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為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

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為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為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為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為仁不畏高明以為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為智也雖不可誘而為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

而為賢也雖不可革而為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為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為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為之用人為之用然後可以為政於天下為政於天下

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為之用者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為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

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

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為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為彝是以為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為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

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為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為也人為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

為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説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燮者和孰上之所為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為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

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嚬一笑未嘗或失況以
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
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
沈潛之於内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
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内所以
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
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
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冑子而皐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為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

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為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為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别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

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
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
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
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
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
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
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

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為卜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

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為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為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於文從咼咼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

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隂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為强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

卿士又不足以决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决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為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

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内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

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
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
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為物之尤微而莫
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
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

為常燠凡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

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晢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

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曰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
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
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
不可變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
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
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為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

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

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歳之所以為歳以日月之有行而歳無為也猶王之所以為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歳成有冬有夏者言歳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歳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

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

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絶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

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為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為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

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為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

極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于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簒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為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為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强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强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
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
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
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
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為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
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

以懿文德德以禮為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為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

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

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

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

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勑法繼

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勑法明罰勑法者所以待

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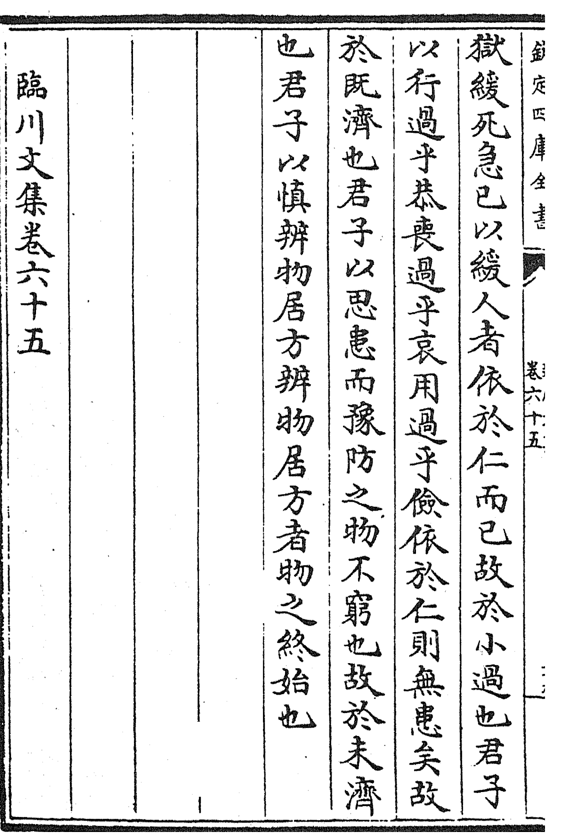
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

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辠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辠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辠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

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
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
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
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
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
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
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
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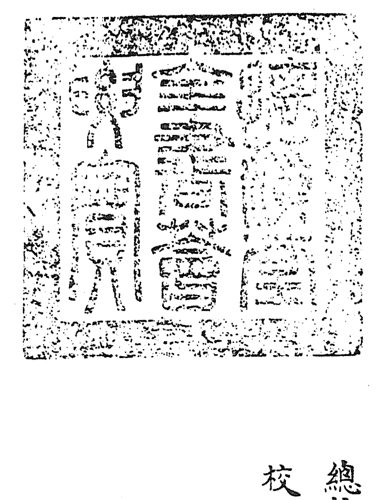
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以待人者盡

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
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
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
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
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
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
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



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臨川文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

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兎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

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

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

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茍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禀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

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
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
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
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
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
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
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

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

聖人之言莫大顔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顔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

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

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

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

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强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

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

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絶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

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

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隂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産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歷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以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

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跖用之以為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盖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

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今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

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

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

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

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

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
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
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
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
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
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内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
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
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

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

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
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
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
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
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
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
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
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

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